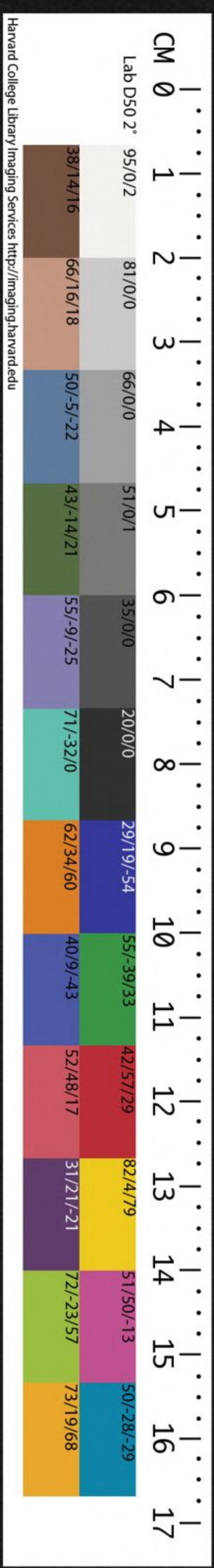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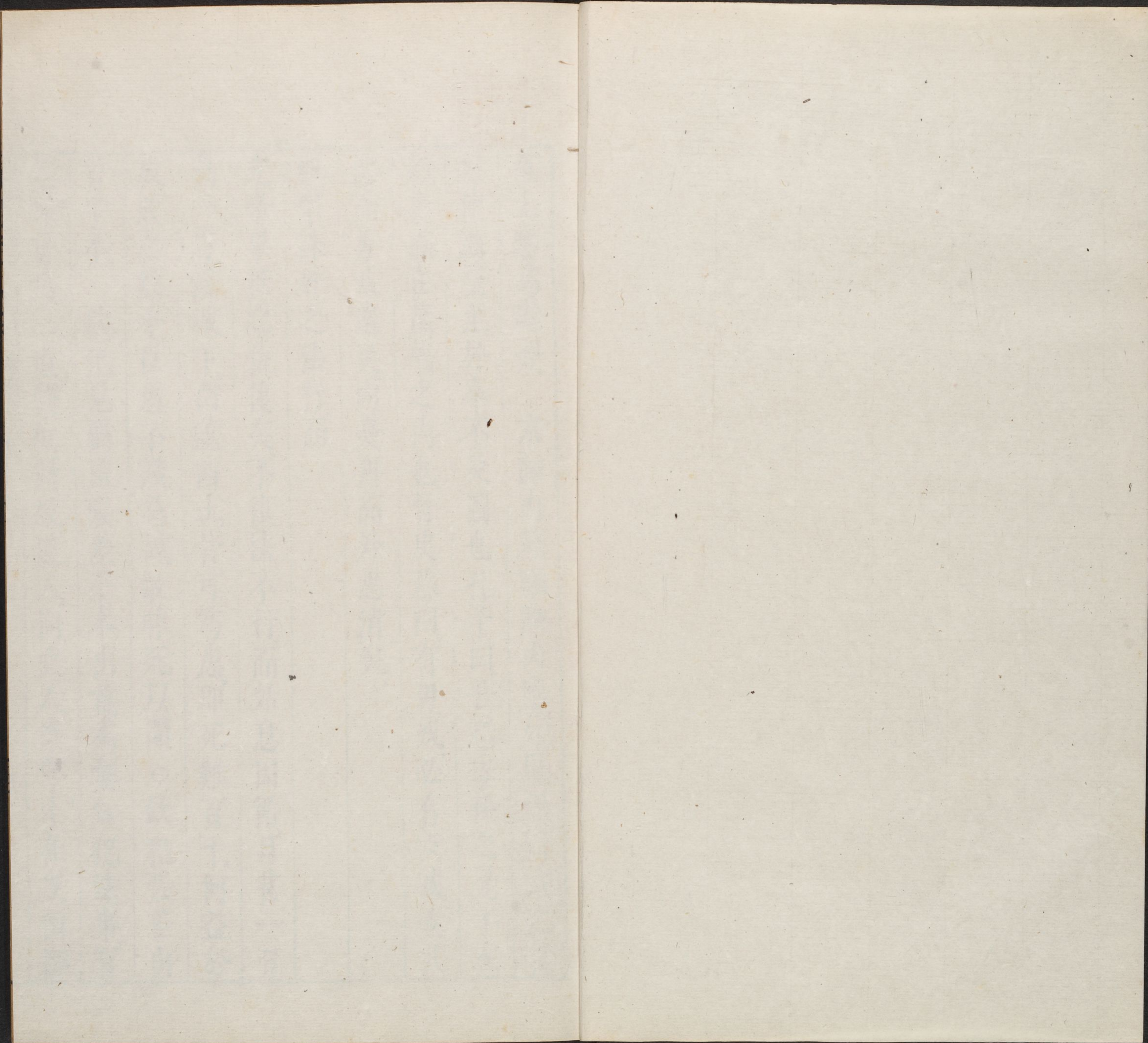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T2735 /3161







皇上應為處分。京師內外驅除內應如羅保大等之徒無使滋蔓至於卒不及圖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女戎陳而男戎遠矣內憂弭而外患消矣。

祖宗誅奸之法行而

先帝畢世之仇復矣不復法不行而姑息因循日甚一日萬一虜簿城下白蓮西土皆可為患即死難百千何益於成敗之數乎臣愚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首手本。欽犯見羈監張差手本出首為無知犯法事有差母舅馬三道繫紅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侯伯鄭



爺毛爺趙爺處門下做庄頭。差到黃花山，撞見馬三道李守才，龐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裡。老公與我棗棍一條，本月初二，同到玉皇廟右內院裡喫茶，說明日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著馬，我跟著走到燕角東，不知名姓舖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街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子。你先衝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逢著一個，就打殺一個，闖宮門入內犯。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地土，喫不了，富貴受用，還有大好處，還有紅引印票，叫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收著裡。小的口喫述齋，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實。臣問毛爺是誰，招云是侯伯，繫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撞著打殺他家，亦不得了，招還欲打上，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怒髮衝冠，即日具呈堂上面議，事重大，付職收訖。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本同，各司胡士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若無臣疏，風顛結局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顛，后寬奸宄，因人作事，欺世瞞心，傷一路行騎兩頭馬，玩神器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蜜之中，罪有重輕，法無偏護，伏

乞 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巡視劉廷元攢謀。胡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加手舉四指。口說只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四犯人姓名。不及深究。士相呈稿。陸夢龍堅不盡押。堂官請亦不至。委十三司審。欲抹殺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翁馬三舅商量明白。逼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好的多著裡。不曾入招。欲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 官去。打。 小爺問龐保劉成。他見做官。怎麼要害。 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遷官裡。不

曾入招。欲抹殺三。伏招劉公領我進去。教逢著人就打。我到 宮門前。劉公還在。分付在。 朝裡休要說話。不曾入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會審。在山東司。差招老公外翁相處。糾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花山玉皇殿。西溝石寺小庵。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是誰。三舅不明說。暗處他怕失言。他肯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丈人說你和老公說話。只看好。就是了。招詞止有小庵字。疏內削去。欲抹殺五。李萬倉招張差。原莫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勢。莫見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難爲巡視。不曾入招。欲抹殺六。李自強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五  
差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話欲抹殺  
七差招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謫去撞一  
遭李守才招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  
有許多好處裡馬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  
城外邊貳犯招詞十八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縫有堂  
印此印欲抹殺八差以手拍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  
了不認難說教我獨死又招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  
叫李真張東周來就曉得了劉繼禮說干連人多士相閣  
筆臣聲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記郎中唐嗣美  
初未受賂舉筆直書后士相於旁邊私添一香字字迹不

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邊一起幹的事我也  
說了罷岳駿聲等言波及無辜要說莫人問後問有昇張  
業王伸爲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  
肉喫酒原不曾胥復招見了鉄瓦殿高真人與他叩首當  
堂教唆張差劉公是好人你虧劉公差招城北富家應插  
下蜀楷標子約會衆人要我說初四日來悞了日期也活  
不成孔道住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棍頭有鉄  
束有鉄人也有莫鉄的裡外有伏兵他的人多著裡又招  
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未入招欲抹  
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二日封我張真人就撒了棍了本司

改爲柳本棍臣詰更招詞堂官言柳本棍亦打死人又於尾後頂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單欲抹殺十三原問口詞堂官手抄五段臣同科官李俸看招陸夢龍任寫岳駿聲躲出許允臨完抄看語一二句塞責而已欲抹殺十四六月十三日脫稿謄真問駿聲等填入原口詞五段約同講者具呈堂官面且不同本司看語必不盡理欲另舉事堂官答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退試閱本司看語有一字爲青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十四日永加駿聲同曾曰唯至本科令該吏章承順忌而揚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俸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

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色不善賴主事曾曰唯解之日午具疏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藉口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馬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投入黨內四人挑朱瑞鳳改爲投入教內臣義詰問堂官言更一字亦罷臣言春秋嚴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曾有紅封票又有高真人主持鉄瓦殿士相說是高高的真人不是人姓永加說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繫鎮朔衛人欲抹殺十八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一夥人人撒

棍者也。今內封號之人，即執棍進。官之人，改寬為教，欲為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異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執之棍，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為砍，欲為奸人滅踪跡，而不知兇器在。內府也，嗟嗟，諸奸亦為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眾手單，而大膽擅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官禁大逆，欲朦朧結局，并亂臣賊子掩匿之，是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例，因謀危社稷，非止煽惑人民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疏曰：臣幸以章句供奉

講幄，今且備佐丞弼，得趨陪同事，諸臣隨事納忠，且

國家急切大務，為言官論列，閣部見行者，無復可更為建

白，但以臣愚，仰見

皇上講學勤政，虛已任人，其端凝清靜，天下固已引領相

望太平，而一隅不靖，四海騷然，一時大小臣工，聞警惶惶

莫知措手，且見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覈，以將用兵

補偏救敝  
識力卓然  
真將相才  
也



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為邊備。而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種種誕漫。因循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追救。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為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惟願

皇上勅勵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以沛

朝廷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為之才。蓋從古 國家多武健之吏。敝為置陵。 國家多謬懦之吏。敝為惰窳。方今百事因循。廢政叢脞。且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

近弱遲暮。逸衰。急為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既用老成。供以果銳。一時撫道。務極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格以循情分。至京內郡邑

之長。務擇廉幹勤敏之人任之。夫廉則不私。幹乃有用。遼事積餉練兵。凡應聲之征。皆可咄嗟立辨。一方城守。事事為需。此于凡地盡然。而圻內為急。至于武吏。宜令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鉞。俾得專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所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其所分募精卒。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為簡汰而用之。

如所自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所以御吏卒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以爲勸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蔽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蔽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統登津蓋

國家爲全遼設官不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向者劉杜近者羅一貴之勇烈俱爲可冤御史曾言羅一貴可將宜加之兵而卒以三千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

論

至于敗臣又以爲既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罪文吏起家毛錐詎盡韓范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爲邊才然試輒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起于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蓋予之以不宜得之榮實予必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視爲飯糶而擇一賢才每皆嘆惋故賢才相與避匿不肯往倘既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輕文之罰而不得槩繩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冲邊而不致于敗衄則死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爲而相次入網羅亦可惜也臣愚又以爲既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遼事畀之小勝小衄皆勿問要于守關無闌入而徐候兵力之厚

為恢復。北縻兩虜。東聯海防。無諱于所未效。遂以為不可向。而城堡有所復。則以其人界之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于遼。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

西虜

朝廷特資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法。至西虜。或謂孱不足結。而縻之為外護。似不可略。臣向與督臣王象乾言。欲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眾寡強弱。即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母之屬。無一不悉其窾。擇其可以彈壓眾部者。而挈其要領為之羈縻。使厭于所必動。而不侵不叛。又略如谷云之役。以十餘萬為外藩。然偵謀須得

流民

沉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王猷輩為悞。至於關外。即未盡頓復。而當為急計。其流民數萬。必襍藏奸。列在近關。亦易為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家大而難遷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北平居京東。皆可屯田。聞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昇遼人之少有力者。以渠限胡馬。以糧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田也。且以遼人安插于此。亦可為異日故土之着。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

備邊

故壘在焉。似當大脩葺。即可以按其踪跡。而為之備。薊門永平。今且為陵京重鎮。更為山海後勁。其防百陪。他時而阨塞險易。一司馬亦且有方略。而遼吏邊將為急。至于

營兵

營兵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煩盛而易譁也。臣以為先簡清其營將，務得精銳，志功名者，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之主，履倣古制，徒升為親筆，而拳勇絕技，皆藉記之，以次遷用，而類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精絕者，且化為親長，而後除責其瘦病，蓋不變常不動眾，而陰奪其勢。至于清詐冒，但責其着役，有人強壯，即冒亦當予票，以為真。弱即真，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為老家，更宜發數萬金，令近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為備，無太近都門，備而不用，便可平糶以惠于人，而官饒其息。至城堡可為守者，其大姓之儲，可令收之城堡，與夫練鄉兵，練小

儲糶

守練

時練

操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省直郡邑衛所，俱令各該鎮撫府道一一料理，以銷亂萌。如淮上當南北之冲，當以摠鎮據其上游，或即以漕摠，但精選其人，而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多，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情。凡此數事，非有深遠難行，且

和

皇上湛然虛明，無他濫費，可以拊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但兵交原野，議紛廟堂，此往代失着。至言出而咎票擬之不速。旨下而忘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望

斷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蓋法非一人之私必先立身于法以率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眾議之紛然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如衆偷安大厦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牢護面皮臣誠不忍見

獄獄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徇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非得人心主為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非得公爾

忘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身名不為

皇上主持但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遜

皇上之心動必諧眾人之意不參酌時勢期于合法亦何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斷于奉法而已為此謹具奏聞

護守朝陽門忻誠伯趙之龍奏曰臣聞戎狄豺狼不可親

也自古記之矣昨該臣坐守朝陽門點闡官軍忽報領

賞屬夷一起三百進城車馬雜沓道路成烟不勝駭異乃

絡繹不已且傳通州尚有百餘臣愈怪之我國家

查貢夷以防奸詭

神聖開基梯山航海之國似難更僕獻珍貢矢而至者不  
過三五十人耳即如漠北大虜受戎索而授之王爵恭順  
有年歲時頒賞俱于口外未聞匹馬入關今朶顏諸虜竟  
至三五百人且其猙獰鴛鷺之狀所過不無擾害一入  
關下潛結居民橫行市肆致與營兵相鬪至有殺傷即太  
平無事之時尚懷隱憂今東酋西虜似携似合疑鬼疑神  
且屢隨名城俱由內應此中能保無東酋奴細混入其中  
以窺我虛實者無端縱數百豺狼于輦轂之下而賣刀  
賣鉄通夷實繁有徒部臣之摘發枷號懸見憂  
國之患伏乞

皇上亟勅該部不必拘徃例耽延時日即宴賞勸令出  
境仍集廷臣行督撫按諸臣設計欵諭照西非諸虜事例  
俱于口外領賞彼畏威懷德合將驛遞之費量增賞賜必  
欲令辨髮文身泥首闕廷以點綴太平景色合擇頭目  
數人進京足矣臣有  
欽命護守之役諸夷之進實自臣門職守所關倘有奸萌  
發之不蚤臣實無所逃罪爲此冒昧  
上聞曷勝激切之至

行邊贊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明經撫定案。

此論公平  
兩人之案

揭云職自十五日抵榆關訪問廣寧逃走根由與經撫  
從來治軍之狀各部道將與地方耆老所言若合符節

大都言奴酋攻西平失利將欲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為先鋒劉渠為主帥正要交戰得功急將所領兵分為二翼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纔一交鋒孫得功帥眾先奔劉渠兵見后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殺此時奴酋尚不信孫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使撫臣堅守廣寧不動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自閭陽飛駐廣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豈意二臣一自廣寧一自閭陽先去以為民望而部道將隨之士民各兵又隨之奔如流水不可復禦矣以

撫臣言失在柔而愚輕信間諜輕信遼人西虜不得安諸路各將之心以

經臣言失在剛而復不為預備不為同心協力且放西非軍兵之入然在撫臣匹馬就速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經臣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逞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孫子曰為將之道有五智仁信勇嚴缺一不可撫臣所缺者智經臣所缺者仁病則一嚴罪亦相等至于不擇將不知兵紀律不嚴賞罰不明二臣之失一也誰得以意而輕之故

朝廷不欲恢復全遼則已如欲恢復必另擇一智仁信勇嚴全備之經略而後可否則愚柔者去剛復者來徒

費兵馬與錢糧何益勝敗之數哉職與經臣奸同年與撫臣從無一面亦就眾人公論一明布之耳適又報西虜入犯有二百餘騎到八里庄關上成嚴矣謹揭

給事中侯震賜以 聖學驟輟可駭輔臣將順非宜乃上

疏曰臣於昨日接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奉

聖旨云云欽此職伏而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經發抄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邀此 旨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塞問學之路若謂出自聖意而輔臣不能救是以阿順開怠荒之漸也 輔臣老悉于謀毋視

今日此舉為小小闕失也

皇上以冲年紹統踐祚之始叠示憂危今邊疆失利喪師

語語關切  
時機非泛  
泛請純聖  
學套疏也  
至于責備  
相君更為  
嚴凜奏牘

蹙地日甚一日稽之

祖宗朝之登極首事所遭國步多艱未有甚于此者安攘之至計此誠爲宵旰講求猶虞不給言者已盈廷矣主上未常不虚心以聽受然路隔一曠惟有經筵日講二三元老可以密宥腹心開壅蔽而啓聖憂而寂乎其未有聞也職政欲效愚忠而奉旨以多難之故輟講學之功試問

祖宗有此家法否試問歷代明君喆相有此國法否豈經筵日講之一謀惟以章句庸談爲粉飾太平之具一切時政禁不得開陳乎豈時政在臣子宜講求而

皇上獨不宜聞乎豈講求恢復諸臣真勞苦憔悴而不暇移片畧造膝敷乎至謂寧謚后擇吉舉行尤屬難解東師于今將五年矣未有平定之期倘天未悔禍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倥偬猶故將

皇上春秋鼎盛終無陶養之功就將之益耶此猶緩言之也今日三韓盡喪全無一人整頓士卒撫輯流亡若將有朝不及夕之勢倘一旦而烽火徹于甘泉禍變又生于蕭牆之內亦閉

皇上于內廷深宮托之婦寺之手使几席以外遂不聞不見乎凡晏安鳩毒未有不始于微而戰于漸鑑不在遠



即如

皇祖神宗皇帝之靜攝不出，乃郊廟不親，朝講不御，二十餘年，羣臣嘔心力爭，卒不得其片念之開悟，所幸者初年英斷不移，太阿獨握，以在內之近習左右，到底不敢恣爲欺罔，然而歲惰之終，即釜鬻之始，而易世猶蒙其害。今

皇上雖聰明天縱，實未曾得力于青宮保傅，誰能諱之，而鋒穎錮歛，御左右恩多苟貸，惠每濫施，當此

國家多事之際，所謂防微杜漸而發憂勤，辨賢奸而杜煬灶，勝于堂上，行于闔外，豈異人任，而翻以捨壞之日，道之

塞乎在。廷之大小臣工，實不可解而猜疑四出，謂人心方以愷切之論責，獨奏于輔臣，而輔臣不能，惟輟講可以覆短，此一疑也。謂望之者切，則責之者深，輔臣旣無挽回人主之術，又開要譽。君父之門，惟輟講即可以什其故，此一疑也。宮府相結久矣，外而邊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親近儒臣，非中人之所便也，則亦輔臣之所不得而不便也。此又一疑也。疑至此，而輔臣自無安家之地矣。一時有口，千古有誅，事已至此，須撤却毀譽利害，猛做一番，不避害而害反去之，不求譽而譽反隨之，或不可以必得而知之也，而仍是容容故智，思圖國之不滅，身于何有。今師

師濟濟在列克廷而救主之缺尊朝之勤慨乎未有所聞焉則亦祈

皇上凜凜一念以自爲悚惕亟諭輔臣 經筵日講立刻

舉行毋以訓話了事直取從前禍敗之故從后修緝之方奏

聽施行庶 君心可清而君德克脩其于妖氛不日可

掃而蕩平且下可期耳職草疏畢見禮科諸臣有公疏已

擬焚草及奉 旨仍云輟數日可見全是抵塞人言非有

一毫反躬自咎以實 講求之意且職等一見

旨時所相顧驚異者正謂此時此際雖暫輟一日亦非所

以爲名又何事數日與數月也哉邇者

皇上朝御之期間從傳免昨忽爾訛傳遂至班行寥落幾

不成禮以藝 朝儀益晏安不止于此見端矣向風霾四

塞白日無光者兩晝夜不勝憂懼仍敢以責備輔臣之言

達之 天聽以祈

皇上自爲計及時脩省惟

皇上立允施行

闔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職方主事袁崇煥仰荷

聖主殊恩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曰臣小秩也兩年

作令

皇上即拔之樞屬分已逾涯。又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從前臣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即日辭。

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擇于官。不能集事何取于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越今未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悞一日之封疆。早一日脩一日之戰守。但事難遙度。機不可預圖。惟竭盡肺肝。偕視師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手到。處處躬親。必不令虜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需。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僱騾。或驟車。立刻發去。至于立營壘諸料。如竹木蘆蓆。秣糶。鋤鋤。到即必

用者。但關上無餘物。即撫寧亦荒縣。不得不借材于別地。如竹木草盛于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屢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不可。勢必用廣兵。除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已蒙部復。徵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此誠急着。但恐徑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海則必需船。又當及時早計。須如廣船樣範。方可。以禦鏡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于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爲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船于南海。哨泊。

防禦如奴敢以舟師犯順臣督此三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雄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取來京令其罄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政洪安瀾湛濯之候題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錫朋毛胤昌把摠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調舊兵或招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須明白

開坐以便給發至廣西之狼兵雄于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于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一千狼兵例無安家衣服止有行糧計每名六兩可到京矣亦應動何項錢糧令土官選擇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在薊鎮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最厚可假一京職往彼催調本官見住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囂也林翔鳳任其咎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性命于衆兵之中圖之必力者况臣叔官粵林翔鳳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官薊俱以廉勤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殲夷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也。即斬臣于軍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

皇上勅下部再復立賜施行。以不孰時。此東事之最急第一着。臣所以報

皇上知遇者。焉敢有留而不竭之肝膽。令奴嘗當此善走之衆。謂海內無人。而貽羞天下也。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志。臣必立效。以舒中國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爲此謹具

奏聞。

開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奉

聖旨舊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既復原官廕伊子太

朴尚寶司丞應得卹典着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澶直陳安危之介一疏曰國之安危在乎任人失忠與略何以事主若偃蹇脫卸并無殺賊之志而以封疆委之則國大危萬一用此等人既已失事唯有三尺法耳惕然正法則國安朋謀翫法則國危安危之介不待智者知之也然智者占風望氣顧惜情面反不如愚者一意奉公爲國計邊計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之私計失身家性

命且不知又何知人之毀譽愛憎哉臣愚人也竭蹶數千里而來爲遼事也凡同官及部院台省會議臣卽盡言商確不識忌諱爲遼事也然而台省諸臣連篇累牘攻臣不已者亦爲遼事也但臣之爲遼事者唯恐熊廷弼本無殺賊之志而王化貞有其志者又無用兵之略皆足以誤遼棄遠而諸臣之言遼事者則不然本非爲遼直是護一熊廷弼耳旣以誤遼矣河西之百里棄之如脫屣矣旣以爲不足守而煨之一炬矣尚曰使之守關爲此言者爲關乎爲廷弼乎譬之守家者京師堂奧也山海關門戶也而河西藩籬也今旣撤藩籬而宵遁又將以門戶付之豈欲其

開門延寇乎故臣于此時不得不正言諍于諸臣旣已不用廷弼守關則旦夕之危或可稍紓其或逮或勘及後來議法之輕重有法司在難違公議尚書王紀于熊廷弼審語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應泰又少一死此十六字可不謂鉄案乎故臣以正人許之而豈知其中情亦怯也奉

旨而佯爲不聞旣難逃明眼之覷破獄成而歸于同辟又不禁邪党之怨尤遂巧出奇兵歸誠言路何其自待之薄也總之臣願諸臣寧愚毋智寧守法毋顧私交爲

朝廷堂奧門庭計不得不惜藩籬河西潰而藩籬撤矣臣

兩朝從信錄 卷一  
恐門庭不固而堂與危也。不能不痛恨于棄之者。爲朝廷賢才上下計。則不得不破藩籬。南北分而藩籬樹矣。臣恐賢才不信而上下亂也。不能不深望于撤之者。

三月 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

命照福王庶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連章苦辭。且修鄰干冢卿。上怒其規避。革任爲民。令另議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

陝西鎖異。

初二日三更。其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隨即窺視。並無人影形跡。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

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

任者每掣肘于議者。千古同恨。

談時情極  
透極快

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爲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釁之私。臣以駑材責之千里。旣鞭策漫加。忍視嶮巖之顛蹶。又羈勒緊扣。直令蹶躓之難前。不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旣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徼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眞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

間亦難得此舛戾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群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人主爲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矚臣隣中。議論孰爲直。孰爲邪。孰爲

國。孰爲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談朝事。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曰：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豈銜結，不如蟻禽。職豈報効，不如犬馬。祇緣共事匪人，怨毒竝作，事事破壞，着着牴牾。既要臣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臣兵馬。既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既詆職沮戰，而玩戰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一戰，尤可存廣宥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爲虛聲，而

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爲說謊悔已爲悞信，又自謂悞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叅之爲憾。蓋至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卽黨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卽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閩陽。臣何敢先出閩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叅破，逐日路

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計而  
党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  
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買絕難理會之人。紛紛賣謠言。出  
揭疏。自驛遞村市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厨卒徒。以及長班貢虜之類。無人  
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  
內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殺其下  
書者。而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爲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  
欲差官往下咨。而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  
卑。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蔴灣投虜東去。幸得孫

鎮守趕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曾  
跪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  
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  
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懇留。不敢白晝  
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間。候完奏繳  
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寨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  
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爲東賊冲地。極近極薄。當  
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嶺谷口。昔隔西虜。且遠且厚。但  
馭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爲新令尹告。而  
造言者又曰。經略已出口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

也此等流言既已早布于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知此沒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

聖聽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為之投杼臣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則逮于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

已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

邇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

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躊躇

不若自請

詔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愿逮者也臣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僱脚下

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

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賜

裁決施行

大學士朱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還仰體朕意卽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密稟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糧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虜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樞部密言議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連日颶風船不能前于三月初二日風始定臣從芝蔴灣泊船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

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婿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員數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

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筭。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科候震暘疏論葉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候震暘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徼疏曰。竊見年來仕縉大疏。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破久鬱之烟霞。卽九泉故老。猶沾身后之雨露。蓋

皇上所爲。張網恢羅者。真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卹矣。惟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疏通之會。爲速化之機。尙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攫取真如捷徑。以致光祿大僕尚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例。轉閃忽不啻過電。卽謂林泉已久。不當復拘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冒轉遷之榮。使人沾沾然有倖心。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遷者也。至于故官之贈卹。自是新

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助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有何完節。爲之  
子若孫者。方具疏上。

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極多。求  
贈求卹。祇圖

恩。廕請者。因緣于利。卽揭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借。

國本爲題目。則捏邊功爲勞勛。以致生前之奸汚。一身可  
以盡洗。而未定之評論。代口爲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  
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爲

覃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曠蕩。專爲此輩設乎。且贈一不當。而卹非其人。不

亦輕

恩例而失風勵之權乎。此後遇有陳

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爲覆疏。無槩據一字之  
游談。便作舉

朝之公案也。夫前任未歷。而后任已升。本官旣該加贈。后  
人又蒙廕錄。此皆今日之新例。莫不侈談以爲故事。卽臣  
亦豈欲沮人登進之說。而使宦后有零行之向隅。所慮者  
銓法浸移。

恩典大褻。則人皆倖于一得。後且莫知所底。

國紀所關。正須杜漸于微耳。伏惟

皇上

勅下該部每京堂有升轉必以到任為序。故官有贈恤須詳核其生平則畫一之法申。而倖竊無所容其私矣。

經略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至謏菲蒙

聖恩拔臣于儂儂委以經略重任。今天下事孰有急于遼者耶。

朝廷用人孰有重于防遼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疎密安危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為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

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惕于風鶴。奔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廢堞頽垣凋零度歲。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而地險又不可恃。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

聖明出類之姿。瑞應河清。

一人有慶為百靈之呵護耳。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日防內

防內患

患當河西初潰。眾心惴惴焉。以募兵為急。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間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

爭鬪必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奉師搥手，須用防閑。賭棍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為橫，一伍並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鐵，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

飭內備

長安之為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為奸。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也在也。流民之中，有蠹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而不取，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密，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構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夫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臘銅鐵竹木皮革等舖，遇做即搬移入城。凡倉庫銃炮刀鎗等件，遇警即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



都中繁事。莫繁于衛。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繁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簡。今漸非其舊矣。班行叢雜。防範疎虞。羽林飲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皇城守衛。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棍。邀喝。至于等閑時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

祖制盡壞。銷萌剔蠹。庶

皇居遂密。杜蕭牆之釁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煩浩。甚以川禽造孽。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內帑。而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池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筭。即防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憲內應

陛下于燕閑之暇，須密密清查。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百凡內廷供應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日急內應關內住札兵馬。一應本折色芻糧銀兩銃砲盔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者悉多耽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旨。又越一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復者。有起解淡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為等閑之漫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

卽令科臣叅奏，着所司回話，庶聲嚮相應，表裏協一。不至臨期誤事矣。此數者皆屬君心之默運。

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奸，感格天心，以綿國造。臣願竭犬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以當獻曝，惟

聖明 裁察焉。

御史江秉謙罪樞亟宜正法疏曰，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法雖不貸

皇上特以其行邊方新疆事爲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其無罪也今

簡用經略王在晉受事議行業已有人彼鶴鳴者將聽其蟒衣玉帶優游關上乎將猶覩顏入 朝還據中樞乎

朝廷有法紀

祖宗有典章非

皇上之庇所得私非鶴鳴之悍所得避亦非臣下之愛憎所得而高下者也蓋我

朝設立兵部尚書其責任最重邊疆之調度戰守之機宜悉憑其操縱指示故勝則與邊臣同功敗則與邊臣同罪卽鶴鳴去歲辨臣樞經相左之疏亦云經臣無功臣部與罪經臣成功臣部與榮臣部與經臣一體此固二百年來之律令實鶴鳴今日自供之辜狀也

祖宗故事如

世宗朝之斬丁汝夔法已凜凜又再以

神宗朝石星事按之石星非有失地之辱輿尸之凶第倭奴侵屬國僭主和議遂以誤 國論死視鶴鳴之剛愎自

用失地幾千里喪師十餘萬其罪更何如乎經撫罪下法

司道帥纍纍就逮。鶴鳴豈身在事外。法有兩條。而可不亟逮。不亟下法司乎。且鶴鳴非獨法無可逃。而悞國之情。更有可恨。方其一坐樞堂。卽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初尤不過鹵莽而無遠慮。急于貪功。輕躁而無沉機。倖于一擲。迨至隙釁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狠于瞞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爲責備。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旣欲驅經略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旣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于失悞軍機之罪也。尤可怪者。

皇上只命鶴鳴查道將各官具奏耳。而鶴鳴復疏首言廷弼起用。當駐廣寧。不當駐山海爲變局。是查舊冢也。是查舊政輔也。併

皇上當日委任。查其不當矣。鶴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廷弼一咆哮。言官卽爲佐鬪。先伏救逃之機括。不思言官之言已驗。而憂國之誠。反指爲佐鬪。

皇上曾命其查言官乎。其中種種舛戾。難以枚舉。凡是隨廷弼者。道將俱該處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明明棄城逃走。件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此一語寸斬鶴鳴不足以贖其欺

君悞國之罪矣。鶴鳴猶侈口以定他人罪案乎。抑鶴鳴罪矣。職方之當論罪又何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臣方與堂官共論。鶴鳴之失着敗局。盡職方之詭計陰謀。若使目前之罪狀不定。聽其抽身而去。異日之是非漸冷。又將蒙面而來。是罰無損其毫末。而且爲彼卸担自在地也。世寧有此國法哉。伏乞

皇上仰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將張鶴鳴

勅下法司。併究耿如杞如律。庶賞罰平明。中外震肅。天下事尚可爲也。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江秉謙欲申前請。倉皇瀆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任用。

尚寶司卿滿朝薦。實心息浮議。疏曰。臣惟國家之興。成于衆正。國家之敗。始于官邪。從古及今。未有易者。行途一殮之惠。思所酬之。雞犬一畜之微。不負所養。况

祖宗二百年作養。詎止一殮。臣子半生光榮。奚啻一畜

十可憂十  
可怪寫盡  
時艱深言  
勝于痛哭  
吾明賈長  
沙也

假令薄所酬。虛所養。寧無覲面而棘心也。或者世主剛復。釜鬲閣格。卽有誠惻。未得陳見。猶可原也。今者黼座時臨。

天顏睟盎。諸凡以

經筵請。以推升請。以枚卜請。以廣額請。以發帑請。以募兵請。以設備請。何言弗聽。何計弗從。遭此

聖明之主。大臣小臣。果秉實心。勿私開門戶。果課實效。勿私徇體面。則下濟上行。何治不臻。奚至囂競。乘以廢弛。釀爲十大可憂。而以其憂貽

君父乎。職謬具陳

祖宗剪棘披莽。以有疆土。得尺得寸。皆櫛沐所貽也。作俑于輕視奴酋。梯孽于重用叛將。撫順開藩。束手歸酋。失挈瓶之守。開濫觴之端。感國辱國。長此安窮。食其食。衣

其衣。喪其師。開其釁。此大可憂。一也。方撫順開藩之喪。慨然正法。誰甘犯刀斗。投竄鑊者。錢神作合。奧援庇私。尤而效之。莫可底止。繼之而遼陽。繼之而廣寧。或開門而媚虜。或聞風而棄城。國家二千里疆域。頓減于門戶私人。

國家千萬生靈。百萬糧餉。斷送于體面私好。今且有山海關之虞。不太逼乎。腹劍舌鎗。甲乙角勝。維今國家作何結局。大可憂二也。廣寧之役。撫臣先去。以爲民望。經臣亦

隨之而奔關。此後風鶴成敵。草木皆兵。致解經略規避。滋議。今業有專屬矣。議者尚厯前車之鑒。課材課品。果有加于三方布置之略乎。且樞臣臨塞。贊畫題兵。未見確有勝筭。乃其請餉之疏。請爲偏裨加鈺之疏。併報奴酋驕橫必犯之疏。不一而足。似屬三鼓之氣。能責成功乎。近邊索餉之伍。至辱道臣。能保驕卒可用乎。樞部會推將材有人。叩其衷。亦不識兵家之奇正。布置何辨。而悍氣爲驕。代衆爭餉。欲加于邊臣之上者。其果能將乎。新推經臣。能清弊竇。令凜然歸節制乎。如不能令歸節制。何可以督守督戰。懼其爲廣寧之續。大可憂三也。國家惟兵權。一毫假借不

得。蓋兵權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從古筦之于大司馬。故本朝土木之難。于兵部獨力經營。第簡楊石二將。遂能長驅逐電耳。漢唐宋之季。兵權散寄。國社遂虛。何至今日而相臣有兵。禮臣有兵。內監有兵。外戚有兵。各以衛國。實以自衛。兼以射利。何不重自愛惜。甘于作俑。而令國家尋三季之後車也。假狐鼠羽翼之便。開狼雄紛拏之途。遊手依冰山。誰敢盤結。奸細投奧穴。莫與追尋。倘不急爲處分。此正國家大難之端。將來最難收拾者。夫可憂四也。國之錢緡。民之膏血也。膏血只此數耳。一殫于惟正。再殫于權稅。再殫于遼役之加派。師行而饑愈煩。輸重而求彌刻。

馬疲而箠益毒。里多虛舍。溝徧弃骸。遼陽陷而七八十萬之餉。消爲浮海之萍。廣寧陷而五六十萬之餉。難止望梅之渴。去年六月。非有奴師。撫臣何以爲西虜。兵集而捐十餘萬之犒。迨後十二月。亦非有奴禍。撫臣又何以爲西虜。且至。而積十餘萬之資。又聞廣寧至右屯。其弃地糧食有十里之長。六里之寬。堆集如陵阜。曩時撫臣。何不以餉。兵令其餉。而內潰也。膏血剝之如此。泥沙弃之如彼。山不供野火。水不實漏卮。展眼數載。便成懸磬之象。大可憂五也。草澤之干旂。萑苻之庚癸。綠林之結聚。黃巾之縱橫。豈伊異人。皆窮匱之民。結轡之氣。匹夫首難。雲景風從。輕則裂

封疆。重則壞國祚。方今東征西討。磔骨剝膚。家無信宿之儲。生有須臾之迫。邊訶而雖停派不得。加派而欲禁民亂不得。民亂一發。而與償所失。亦不得。臣恐危亂不在邊疆。而在窮民。螭蟾沸羨。朝不保暮。大可憂六也。森嚴宮禁。日仰天高。蜚語黏傳。疑鬼疑神。曾萬年共主。雅有天地河山之護持。尺翳微陰。敢效魑魅魍魎之竊發。宵人或談劉呂之左右袒。蓋夫亦儆成吉之伯仲訶。回視萬曆初年。離襁保者未久。一張居正彈壓之遠邇帖然。而今若此。窺垣有戒。伏莽有懲。大可憂七也。廣寧一帶。編戶避亂奔關。當事者收拾未爲不是。但其給屯安插。不宜密邇。



京師就插處之衆，仍照保甲法，稽查防範。彼開藩遼陽之外，合廣寧之內。潰夫非此民耶？矧此插處者，其妻子皆在奴境，瞻戀骨肉，自是至情。萬一窺關，安保插處不為响導？恐又尋開藩遼廣之覆轍也。近關外將來歸，第宜處之前，後屯等處，按季給餉，藉為外蔽。勿令內據，勿尋李永芳孫得功之覆轍也。大可憂八也。三代禦夷，六部羈縻之耳。唐之借師突厥，頓虧國體。宋之合元破金，隨蝕國祚。狼子野心，吁嗟瞎撫。嗚呼嘗試言利在速戰，與金媾虜。云西虜足恃夫，昔陷遼陽，西虜不嘗借奴酋二萬卒耶？殫力取媾，能加于奴酋所奉遼城餉金之數十萬耶？并獲廣寧所撒之十餘車耶？覆轍如此，猶訛傳西虜之留戀瞎撫也。瞎撫猶揚言孫逆之先戰後叛也。

天地有靈。

社稷有靈，恐五丁押神弋群厲攝奸魄，如此顛倒庇護，始于党，終于賣。國大可憂九也。法司囚犯愁苦無聊，應與昭雪者，或以一人私憎，遂淹閹獄。或以前官積案，倦于平反，應與讞決者，或以鄒家吹黎，寒谷借陽。或以孔方作緣，福堂養寇。案增一案，年復一年，積至二千有餘，累幾許愁腸，安知無一緘密約，希心外做乘急內訐，隱隱蔓延。危于累卵，大可憂十也。有此十大可憂。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乾坤何等跼踏。

君父何等霄旰。吾意凡爲臣子者。心營身理。不愛髮膚。乃不負。

天所委。不負。

君所寄也已。而今何如哉。共事一

君。何彼何此。各營一壘。畸濁畸清。意氣投。則推贊之。揚詡之。甚或托葭室于心知。而多方以藻績之。臭味殊。則誹謗之。挫折之。甚或假狠拳于儕輩。而百計以排害之。不獨通遍關都。往往塵于

睿覽。臣怪其是非之失實也。閱其言詞。不如稽其事蹟。大抵有本領者。決不彌逢人工。彌逢者。決是無本領。若交厚則罪可飭而藏醜。交疎則長可匿而呈愆。馬謖或揜街亭之敗。令公或蒙斬趾之刑。臣怪其功過之失實也。見有以邊將門借譽者。驟寄以戎索。未必班勇之繼父勛。見有以邊才自售者。輒委以兵機。而或傳中行說之習摠領。臣怪其推引之失實也。將壇洞混一之圖。草廬籌三分之鼎。定計于早。程效于當耳。往陶叙之師。覆繇宿望。富平之役。敗自名流。所長不符所任也。何爲乎借籌見長。提桴遠攝者。而必欲斥之。課政有聲。鞞鈴未試者。乃曹議陟焉。臣怪其材與地未相習也。

皇國綦隆萬方俱受其福庶明厲翌

皇國乃得卽寧臣各有心奈何不爲

國用而爲党用豈

私交靳于

主恩。蓋簪加于匪躬耶。曾不思覆舟寧有身骸。顛樹寧有遺卵。臣怪其爲

國與家兩俱舛也。已或芘所私而党也。

先誣人爲党以張瞞天之羅。已或有所染而汚也。先指人爲汚也。以置箝口之鐵。滅獲慢罵之口。黠綴白簡。婦姑諱

諱之語。妄瀆

紫宸。公然混薰蕕。顯焉恣鹿馬。蔽目塞耳。覆地番天。甘以自身爲糞爲溺。而不恤寢以流禍。覆宗毀玉而奚辭。臣怪

其悞。國與家無了期也。臣從入京後。陸續得閣邸報。

儘有清議堪效者。巖廊上不亟是之。儘有橫恣不軌者。

巖廊上不亟黜之。聽其爲中流不係之舟。坐看夫陰晴未

定之局。臣尤怪其爲楫爲棟。未究用也。以此七可怪之變

態。合于十可憂之禍機。忽忽同舟之風濤。嘖嘖蝸蟻之穴

鬪。時艱已迫于燃眉。臣不忍問賈生之涕也。非故習爲叫

號也。當途半躄于虛權。臣不樂問朱雲之劍也。亦不甘于

暗啞也。一縷血腸。數幅哀語。仰于

皇上。明勅諸臣云。凡爾大小臣工。各實圖靖共。實効匡襄

勿蹈模稜。勿習伴食。勿睚向陽之卉。勿眩影弓之杯。勿再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狗門戶體面舊套。促損我邊疆。動搖我步玉。有不恪令者。繩以法無貸。然臣又有進于

皇上者。在昔

帝王有師傅。朦誦采及芻蕘者。盛治光萬禩焉。采朝講之令。清問其大臣巨卿。盛典也。臣以爲卽次之。而部院大僚。又次之。而察案散職。亦當就會輪班。須問其群策畢舉。昌熾靈長。銓宰亦何憚而不爲此。臣夙負強項之態。不識忌諱。臚列

上陳惟

皇上視臣疏爲鄭俠之圖。慨然嘉納。七可怪。加與一一滌除。十大憂。從今密密搏掄。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題叅到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自遼瀋矢後。奴賊與李永芳。僉養性陰謀。多養奸細。多賫金銀。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盡繇于內地之蠹。臣每恨之。而不得真確情形。茲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僉十年通李永芳往來踪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犁然可疑。但十年叨登進士受國殊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磔叛逆之罪。非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

輦轂之下皆逆虜舟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既有聞見不敢不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佟十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真速正典刑如在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雞異

居民王進榜家  
白雄雞生卵

